

01 chapter

不是每個人都要當國家棟梁，社會更需要腳踏實地、堅守崗位、熱愛工作的螺絲釘。

以愛之名，父母無意間成為孩子成長最大的絆腳石。醒醒吧！家長，你可能就是扼殺孩子天賦的頭號殺手，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！

醒醒吧！家長

「你這樣的成績，申請不到好學校的。」

「幹嘛要申請好學校？」

「進好學校學一技之長，受人重視，將來好找事呀！」

「我現在就去找事不行嗎？」

「你現在這樣能做什麼事？一個大學畢業生，沒有一技之長，你只能做出賣勞力的事情。你要去端盤子？還是去加油站幫人家加油？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那你會有什麼前途呢？你這樣做，十年後，你可能還在端盤子，還在出賣勞力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什麼叫那又怎樣？你就這麼沒出息？你想一輩子端盤子？一輩子出賣勞力？」

威威開始不說話了，眼神又開始冷漠、木然，直直的瞪著我。久久，威

威冒出一句話：「如果我十年不回家，你會怎麼樣？」

——節錄自《孩子謝謝你——一個父親的懺悔》

這場父子間嚴重的爭執是成大教授景鴻鑫最痛心的一段。從小到大，威威受不了父親只問成績的高壓統治，長年打罵羞辱，積怨日深，最後遠走美國，斷絕音訊。他永遠記得二〇〇七年十月，他打開電腦收到兒子寫給他的最後一封 e-mail…

在你給我的 e-mail 中，你總是說你多愛我

但在我印象中，我們一見面，你就會說，我為何不照你說的話做

還會說，你這樣子未來會很糟糕、很怎樣……

我想到就噁心。真的，噁心

我想不透，一個人，可以在口口聲聲說愛一個人的同時
以毀滅他的信心、自尊、情感為樂

就像描寫中國傳統家庭的電影一樣

父母總是以對小孩的責罰來表示對小孩的愛

或許你覺得那很正常，沒有什麼不對

但你可否想過，在小孩心中是什麼感覺？

……

總之我想說的是，我以後不想再跟你們聯絡了，永遠不

我受不了那種摧殘尊嚴的言詞，即使我知道你們會養我

你說的話，你們說的話都讓我心碎

最愛的人，傷我最深

我永遠不要再接受這種精神上的折磨

即使我非常清楚地知道，我會活得非常非常辛苦

與你們在一起，物質上十分豐富

但是精神上卻深深恐懼

與你們分開，物質上無比困難

但是心靈上沒有枷鎖

……

總之，你們以後不用再 email 或打電話給我了

錢也不用匯了。我會活得很好

希望你們也活得安好

——節錄自《孩子謝謝你——一個父親的懺悔》

這封絕交信，冷冷地停在電腦螢幕前，彷彿像一顆原子彈在景鴻鑫的耳朵旁炸開，他由震撼、流淚到深切自責，逐漸覺悟到自己的種種不是。去年，他鼓起勇氣寫書，外揚家醜，除了療癒自己，更希望天下父母不要再犯同樣的錯，更盼望有生

之年，能當面跟孩子說一句：「孩子，對不起！」這是一位父親何其沉重的自責。

長久以來，我們的教育不斷有人提出各項改革案，我曾與一些在教育現場想有作為的教育部官員、校長以及老師談過，他們說出同樣的心聲：「我們正努力為孩子的未來做出改變！但若家長們的觀念無法改變，一直停留在分數代表一切、唯有讀書高的『士大夫』觀念，那任何改變都抵抗不住來自家長的壓力！」

我們今天討論教育問題，不能只關注在孩子身上，容我說一句可能會冒犯的話，我覺得，家長本身就先得從觀念再教育。當我們不願正視自己的問題，覺悟自己擁有的權利以及可以產生的影響力，事情便永遠無法改變。為什麼家長本身會成為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？到底哪些根深柢固的觀念，成為子女、老師們都難以抵擋的壓力？

願意繼續看我這本書的家長們，何妨問問自己，是否也帶有以下盲點而不自知。

盲點一：深怕孩子輸在起跑點是沒有安全感？還是虛榮？

即使教改進行了許多年，對大多數家長來說，鼓勵孩子讀書、拚命擠進明星高中，然後考進國立大學，仍然是最讓人安心的一條道路。

很多人提到怕「孩子輸在起跑點」，於是填滿很多不必要的學習，這就好像一個人被不斷餵食，卻不讓他有消化反芻的機會。當我們看到各式補習班林立街頭，不過是反映社會這種心理現象而已，某種情況也是家長與學生另一種虛榮與沒自信的表現，而學校及補習班只不過是充分利用學生與家長的弱點，投其所好、順勢而為罷了。

這種教育體制，除了分數、名次，其餘的天賦能力全都退居其次。台灣教育對於分數的執迷，已經到了瘋狂的境地，所有關乎升學的重點科目，對分數更是錙銖必較，太多家長每天斤斤計較班上名次、全校排名。因此，有些孩子不惜以作弊換得好成績，只是為了不讓父母失望，我們一切關乎教育原初的理想，在分數面前都化為齏粉。

而台灣許多父母都相信，補習是讓孩子致勝的條件、取得成功的捷徑，但嚴格說來，透過補習，只是由補教老師「以技術的捷徑，教學生得高分」，其中甚少啟發教學的元素在內，或鼓勵學生自己找到答案的成就感，只會以「術」去迎合考題，找到破解之道。過去，曾有某位教育首長曾侃侃而談，要讓補習業消失，然而，現在實際的結果是，補教業在百業不振的這幾年間，比過去更加興旺。

在學業上得不到肯定的學生，現行體制下很容易被老師、被學校放棄，而被放棄的孩子自然容易自暴自棄。其實，每個人的才智各有所長，開竅早晚有別，天賦各勝擅場，而天性不適合傳統教育學習方式的孩子，便逐漸被邊緣化，像瑕疵品一樣被報廢。難怪有一年大學入學測驗，一位考生在國文考卷上寫著：「我的人生在國中就已經失去了。」

無數的考試和分數織成一張大網，讓我們一整個世代的年輕學子，囚困其中，成為永遠逃不出去的籠中鳥。國中還正值青春時期，這麼早就全盤否定自己的人生，怎不讓人心驚？而這一切許多父母的不安全感和虛榮心難辭其咎。

盲點二：繼續膜拜不合時宜的升學主義

七〇年代，台灣工業正待起飛，整體經濟環境正由一個農業大國，逐步蛻變成生產基地、世界工廠，需要大量人才投身工業生產。因應時代需求，當時的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現實取向，為了分工和效率把一天劃分成許多時段，如同工廠生產線一樣，上工、休息，按表操課，把知識一塊一塊地往腦袋海綿裡填塞，努力把人訓練成聽話的機器，可以投入工業生產的「人才」。

但是，當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，台灣正力圖向上提升、進入新的開創時代，競爭力不再只能倚靠大量製造，只有科技產業一枝獨秀之時，我們的教育卻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。在節能減碳日益迫切、人類生存核心價值日漸改變之時，我們卻仍然沿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講求標準化、大量生產的教育模式，以致教育內涵跟現實生活脫節，一味用昨天的經驗培養（教育）未來所需的人才。

當時代往前走，從大結構來看，我們應該要從未來的眼光審視現在，而不是用過去的經驗值來框限未來。然而，諷刺的是，設計今天教育制度的人，都已是上一

個世代的人，不消說，他們很多甚至是早已過時的人物，對於未來社會很難再有發言權了，過去栽培他們的方法，又怎麼能硬套在我們的孩子身上？

國際大導演李安考大學時曾經落榜兩次，這種挫敗的感覺，總令他覺得對不起父親，一輩子遺憾。他曾回顧過往不斷受挫的求學經驗，有感而發：「所謂的升學主義、考大學，除了培訓基礎知識與紀律，對我毫無意義。」直到他進了當年的國立藝專（現已改制為台灣藝術大學）念了電影，第一次登台演舞台劇，才電光火石般，點亮了內心，找到自己的天賦，經由多年不懈的努力，成為世界級大導演。他的幸運或許是很多不幸累積出來的。

但是，除了大家熟知的李安，其他在眾人目光不及之處，藏有多少才華遭埋沒、抑鬱以終的李安呢？身為家長的我們，難道還要繼續膜拜傳統的「升學主義」，扼殺孩子智育以外的天賦，讓自己心愛的下一代成為不合時宜的產品？

盲點三：要孩子追逐「速利」「速成」「齊一」「從眾」的人生

許多家長將自己一生達不到的夢想，寄託在孩子身上，但大多數父母的夢想，都是依循「安穩的社會階梯」，絕大部分的父母，對於「成功人生」懷有一種既定成見，包括坐擁高薪、在知名大公司工作、年終豐厚、晉升快速……，總希望孩子在職業的選擇上搶搭主流或所謂的「趨勢」，彷彿最多人走的路，就是最平坦、最安全的路。

這樣的情形，不只出現在台灣，美國也是如此。早期美國社會重視培養科學家、工程師、醫生等人才。有錢、有能力、有權勢的精英家族孩子都被鼓勵朝這些領域發展。後來，熱門行業變成法律、會計與政治，一堆精英又變成了律師或政治人物。

過去十幾年，許多美國和台灣的精英家族孩子，紛紛選擇念金融。畢業後，都進入投資銀行界，學習購併、炒作、設計金融商品。這批從美國各大名校培育出來的優秀精英，最後都被訓練成了金融操盤手，比的都是如何投機、如何在最年輕時

大賺一筆，整個社會也鼓勵這樣的風氣，紛紛報導年輕人第一年進入華爾街後，就能拿到多少驚人報酬。

二〇〇八年九月爆發的金融風暴，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？整個社會價值觀，鼓勵最聰明的精英變成貪婪的操盤手，而且是用別人的錢下注。那些急著幫子女搭上未來高薪行業的父母，無非希望他們就此一帆風順，但以這些孩子的基礎和條件，本來可以成為一流創意人才、有愛心的醫務人員、改變世界未來的科學家、藝術家或是學有專精的技藝家，然而，他們卻寧願選擇可以更快致富的金融人生，只是他們怎麼也想不到之後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，會讓投資銀行的貪婪與浮誇現出原形。當然也更證明，沒有務實的工作閱歷，只憑聰明與取巧是不足以成就一個真正有視野的未來領袖。

世界變化的太快速，今天的趨勢可能明天就成歷史，家長們盲目地要孩子追逐「速利」、「速成」、「齊一」、「從眾」的人生，不管孩子願不願意，寧願讓他們依託在社會的主流價值中，載浮載沉，甚而就就此埋沒一生。